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人子的國度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Moltmann, Jürge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4-20 00:39:4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65

人子的國度*

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ann) 著

林鴻信譯

上帝是對人的批判。

誰是人子呢？他是人，也是人類。

在人子的人的國度裏，人的人性才得以真正成形，人的上帝形象才能充分實現。

——莫爾特曼

關於人的書，必定會轉成一本關於上帝的書。這一點迄今只表現在對於現代拯救觀的否定性批判，這拯救觀是包含在對人的形象的看法以及現代的種種實驗當中。然而在這最後一章，上述批判的根據必須加以充分展開。

一、上帝是對人的批判

我們極力主張上帝是對人的批判，這正好與當代以人爲中心的世界觀之基礎互相對立。若是根據以人爲中心的世界觀，人才是對上帝的評判標準。隨着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人學的世代——以人爲中心的世代——已經開始了。當今旗幟鮮明的人學，其實預設了一種已經被放棄了的神學，而卻又自以爲是那種神學的繼承者。

* 本譯文譯自J. Moltmann,《人：當今衝突當中的基督教人學》(*Man-Christian Anthropology in the Conflicts of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4), 第四章, 章名原爲「人與人子」。此文獲授權翻譯及刊登。——編注

當代關於人的主要神話，就是「上帝死了！而且是我們殺死的」（語出尼采）這個神話。神學的秘密被揭露為人學。人並非上帝的形象，諸神乃是人的形象。人並非上帝所創造，諸神乃是人的焦慮與渴望所創造的。費爾巴哈在他的宗教批判裏，對於這項現代人所主張的質疑做出不朽的表達，¹他把主詞與述詞互換了，亦即把所有關於上帝的述詞都化約成人的主詞了。人對於無限的意識，不過是那意識本身的無盡性。人對於上帝的覺察，不過是人對自我的覺察。上帝不過是那種與自己過不去的人的願望之投射。上帝，可以這麼說，是人的自我比較好的部分，而人把這部分自我投射了出去而與自己對照，並且加以敬拜。

人究竟如何才能夠回到自己那裏去呢？費爾巴哈認為必須藉着認知人的宗教願望形象，當作人自我的投射，然後把這些視為屬於自己的，並且把它們帶回自己身上。那麼，這樣的人就不再像原先那樣，把比較好的自我傳送到天上，以致成為分裂的人，而是成為了與自己一致的人，不在天上而在這世上認識那比較好的自我。

費爾巴哈在其否定性論述中，批判人因對自己焦慮而塑造的宗教形象。在費爾巴哈的批判中，他跟隨《舊約聖經》對圖像的禁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20:4）他還採納了古老的否定神學的傳統：「我們不知道上帝是甚麼。」（語出阿奎那）然而他自己的立場卻又敬虔起來：「新哲學造成人，包括自然……獨特、普遍而最

1. L. Feuerbach, 《基督教的本質（1841）》（*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 Berlin, 1956）。英譯本（*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854; New York, 1957）。

高的哲學目標——如此造成人學……一種普遍的科學。」
「人與人——『我』與『你』的統一體，就是上帝。」²

費爾巴哈其實相信所有關於上帝的表述，只是主張把它們轉化而應用在人身上。按照費爾巴哈的看法，神學的秘密在於人學，而他的人學的秘密卻在於「人神論」（anthropotheism）——主張人的神化。因此，他的結論是，「政治必須成爲我們的宗教，但是只有在我們表面上具有最高的目標，而且這目標可以把政治變成我們的宗教的時候。」但是，政治如果要成爲宗教，其宗教批判的重點何在呢？如果把諸神從宗教的天上移除，導致人在地上的神化，那麼人學又會是甚麼樣子呢？如果把上帝除去王權，導致人把自己當作上帝，那麼就無法再言及任何「人學」了。上帝已經死了，而且必須被埋葬。但如果繼承上帝者，以自己取代上帝的位置，則他已經不再是人，而是上帝了，雖然可能起先看來只是「逐漸成形中的上帝」（語出加羅迪[Roger Garaudy]）。

現代人學的困境正是在於其神學與宗教傳承，因爲它建立在神學基礎之上。作爲整體的人、理想的人、具有潛能的人或者作抉擇的人，人必須自己完成他所無法完成的。人的神化並未使他更加人性化，反而更加非人化。一種現代的後基督宗教意義的人學，意圖承繼神學，結果不只看不到上帝，也看不到人。這樣的人學，把上帝與人連結成一體，而無法分辨到底在談論誰。

現今的世代把「人」當作破除偶像的字眼，用來反對上帝——從人的自我認知發出破除偶像的攻擊，反對敬虔的上帝形象。其實這只有在下列情況之下才是有意義的，

2. L. Feuerbach, 《未來哲學的基礎》（*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第 54 及 60 節，頁 167、169。

那就是真正的上帝是一個破除偶像的字眼，用來反對人——從對上帝的認識發出一種破除偶像的攻擊，反對人的形象，在其中人反映了自己，自我稱義，並且自我神化。

對上帝的認識與對自己的認識是相輔相成的，若是沒有自我認識（加上沒有宗教批判），就沒有對人的認識；若是沒有對上帝的認識（加上沒有自我批判），就沒有對自我的認識。只有在這種相互破除偶像的批判中所生出對超越性的了解，才不會導致疏離與神化，而是帶來人性化；而且，所生出對臨在性的了解，不會容許盲從或獨裁，而是成就終極自由。

人學，在強化意義之下主張對上帝的謀殺，在今日已經完全不可能了。人學必須放棄它所堅持的人神論，以致可以再次對人說出更加人性的話，而不是作絕對的要求，遠超過人所能承當，因而導致失望。爲了把人當作上帝，我們已經必須忘記奧斯威辛與廣島，忘記藥劑造成的畸形兒童。當人可以站在這一種立場，就是放棄自我神化與自我偶像崇拜，連同放棄這些所帶來的收穫與成就，人才能夠更加成爲人。然而，究竟有甚麼可以使人站在這種立場呢？

神學的批判使命，能夠把絕對與極權的要素與對拯救的律法性理解從人學裏頭拿掉，因此神學可以同意人學的宗教批判，但卻必須認真看待圖像禁忌，才能真正成爲神學本身。反過來說，人學只有在贊同批判的神學，尊重全然他者時，才能奠基在真實的基礎之上。若是想要和上帝與肩並立，所有人的自我理解終將粉碎。若無這位「全然他者」，必然毀朽的命運與當今不完全的公義，實在是令人無法接受的。若是沒有對「全然他者」的嚮往，人就失

落了能夠被質疑的價值。若是沒有對上帝的信賴，對於不公義的抗議以及爲了公義的奮鬥，都將失去力量。

那麼，究竟甚麼是對人的神學評判的根據呢？

二、創造者上帝與自由的人

我們從《聖經》所知，第一樣有關人的應許，就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這段記載是甚麼意思呢？在今日又是甚麼意思呢？「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1:27）。³

這意味着，首先，人是上帝所創造，其他的被造者也是如此，而它們是人的被造夥伴。人並不是它們的上帝，反之，「自然母親」（Mother nature）與「鄉國父親」（Father state）也不是人的上帝。在上帝與虛無二者之間，人與其他被造者因神聖良善愉悅的上帝創造而生存着，而在人與自然之間有極強的連結關係。如果加以認真看待，這種關於創造的信仰就帶有批判的釋放性力量。諸神與諸魔將從世上消失，因爲世界是超越的上帝所創造，並且摧毀人、國家政治、國家主義與拜物教的自我神化之存在根基。

世上並沒有神聖的人，或屬於人的人。人既非「人神」，亦非「人狼」，而是覺醒到被全然自由的上帝所創造，正如其他的被造者一般。就像其他被造者一樣，人被呼召，從虛無進入無盡的存在。這意味着，進一步而言，在宇宙萬物中，唯有人被造，並且被任命爲地上的上帝形象。形象或樣式都是指與上帝本身相稱者，而且原本如此。創造者意願在他的形象裏尋到他的夥伴、迴響與榮耀，創造者

3. W. H. Schmidt, 《祭司典的創造歷史》（*Die Schöpfungsgeschichte der Priesterschrift*, Neukirchen, 1967）。

也意願在其形象裏於世上彰顯，而他的形象理當代表他，並且奉他的名行事。

在上帝的形象裏，他與人會遇，並且讓人經歷到他的良善。創造的教義把萬物都當作是上帝所創造，然而唯有的人是上帝的形象，這指出了人在世上的特殊地位。物體與動物只能是它們原本的樣子，然而人卻是人在萬物之上最敬畏與最愛者的一面鏡子，儘管可能是出於肉體的鏡子，是社會的鏡子，其工作與社會角色的鏡子，然而全都是人所敬畏與所愛的形象。

人按照上帝形象被任命，這意味着，人不能沉浸在創造者與被造者之間的無限距離；而是相對於有限的事物、關係，連同人自己的本相，人註定了必須朝向無限的自由發展。能夠被算入這樣的關係裏頭是人的殊榮，然而當人忘掉了自己源於超越的背景時，人就陷溺在悲慘的狀態裏。人必須在有限中期待着、敬畏着無限；在地上與人的關係中期待着、敬畏着神聖。路德在《大教理問答》（*Large Catechism*）說：「凡你的心牽掛所在就是上帝。」中國諺語說：「凡只注目在自己身上的人必定發不出亮光。」

「人的天命」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這樣的信念被《舊約》有關圖像的禁忌護衛着。人不可把自己造成上帝的形象或樣式，「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 20:4）因為唯有人，唯獨人，才可在地上代表上帝的形象與樣式。

根據外邦偶像崇拜宗教的世界觀，整個世界都與上帝有關。為此緣故，取得通往神聖「窗口」的可能性，在自然與歷史中處處存在，因為「凡轉眼即逝的都是一種相似」。《舊約》有關圖像的禁忌，卻斬斷了這種可能性，因為世界雖然是上帝看為好的創造，卻不是他的形象。人

被造的目的是成爲上帝形象，而上帝形象不可被任何他者代表。

因此，圖像禁忌護衛着上帝對其所創造的自由，並同時護衛着人對世界的自由。當落實這種上帝與世界的嚴格分際，居於二者中的半超越狀態就從世上消失了，唯有人本身是超越上帝與臨在世界二者的居中傳達者。

那麼，人是甚麼呢？認爲人是王，是上帝的形象與上帝的兒子的想法，一直都存在着，比如存在於法老王與絕對的太陽王中，又如存在於現代的獨裁者中。然而在創造故事的敘事中，這種王室的意識型態被「民主化」了。不再是王，而是人，個別的人與全體的人們，被任命在地上成爲上帝的形象。

這種對於天命以及人的價值的信仰，具有非常顯著的批判功能，它禁止把統治者、領導者與天才神聖化，而期盼着使「人」得有做人的自由，這使得國家、人民、社會、種族的神聖化成爲不可能。「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這對政治而言特別真確，輕率的權力追逐與不負責任的順從常常是在一起的。

人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看法最後說：「治理這地」（創1:28）。⁴人統治上帝所創造的一切，不應使用剝削與摧毀的方式，而應使用創造的方式。當人所擁有的能力仍然微小，而自然卻能夠無限制地宰制人時，征服自然的想法即已逐漸成形。自從人在學術上對自然的理解更加透徹，而且科技主宰了整個世界以來，人愈來愈站在征服自然的立場。人的權力幾乎無限制地擴張，然而得着權力的人理當對權力的應用負起責任。人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看法，把

4. 《創世記》一章 28 節：「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對世界的自由以及在上帝面前對世界的負責，二者連結了起來。

追求征服自然的力量對人而言已經不再是問題了，今日的問題是，如何對自然負責，而且對人的未來負責地使用其力量。科技的力量已經成為「普世的」力量，然而回應這一趨勢的權責單位卻仍然是「國家的」與「區域的」。人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看法，在今日需要審慎地超越國家與階級障礙，期盼建造一個可以認真看待這些力量之責任的人類社會。

三、世界的國度與人子的國度

世界的主權究竟屬於誰呢？這是基督教信仰的神學與政治問題。我們可以從《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第七章的偉大異象做一探討。⁵但以理在夢中看見世界的歷史，四巨獸一個接一個地從海中（意味毀滅性的混亂）崛起，統治一段時期，然後被審判。首先出現的是像獅子的巨獸，代表巴比倫帝國；其次是像熊的巨獸，代表瑪代帝國；而後是如豹有翅的巨獸，象徵波斯帝國；最後出現了無法描述的龐大怪物之鐵般帝國，粉碎了其他的國家與人們。

世界的主權原本應當歸屬於人，然而根據這幅圖畫，卻被帶有野獸形象的篡奪者搶走了。在牠們的國度裏，主導一切的是野獸的關係，而非人性的關係。但以理藉着這四個帝國想要說：「犯罪已經實現，罪惡已經完成。」牠們的未來將是崩潰與審判。但以理說：「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着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

5. K. Koch, 〈晚期以色列歷史思想在《但以理書》的例證〉（*Spätisraelitisches Geschichtsdnken am Beispiel des Buches Daniel*），載《歷史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3[1961]），頁1-32。

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但 7:13-14）

誰是人子呢？他是人，也是人類。他不是從毀滅性的混亂中出來的，而是來自上帝。他傳播公義，釋放那些不完全成爲人的人，使他們成爲真正的人。在人子的人的國度裏，人的人性才得以真正成形，人的上帝形象才能充分實現。最後，上帝藉着這種真正是人的人，宣告他自己對一切創造的主權。

上帝並未把人放在自我抉擇的毀滅性混亂裏，卻親自在真正的人身上出現了。在《但以理書》中，對按照上帝形象被造之天命的回憶，成爲了人子即將來到以及人將掌管大地的先知預言。這並不是與世分離的宗教性想法，而是對於世界未來的盼望，向着那些爭奪世界的主導權而「野獸般地」壓制人性的力量論辯不停。

四、被釘十架的人子

在歷史上，究竟耶穌有沒有自認爲是上述先知預言裏的人子，這個問題非常困難。然而在復活之後的教會，無疑地把拿撒勒人耶穌當作眾所盼望的人子。耶穌宣揚上帝的公義是恩典的律法，他應許上帝的國度是窮人的，他接納了被驅逐的、被拒絕的、被羞辱的，最後他本人被今世強權的法則處決了，之後他在上帝的未來裏被高舉，讓人們看到人子的道成肉身並且在一個非人的世上看到真正的人。對但以理而言，那是在非常遙遠的未來裏，但是對初期教會而言，卻是當下即是——在跟隨耶穌基督以及跟耶穌基督的共融關係裏，如黎明般開始了。

但以理只是遠遠地看着，而初期教會卻在信裏、在基督裏，緊緊地抓住那全新的可能。但以理只是盼望、等待

未來，對初期教會而言，這人子的未來已經隨着基督的來臨而開始了。爲此緣故，他們開始在這未來裏活着、愛着，並且震撼了世上野獸國度對人的強制驅策。初期教會藉着對人子的盼望，沒有把耶穌過度理想化，這位沒有權勢榮耀而被釘十架的，並不足以成爲倫理或美學的典範。人文理想主義經常認爲被釘十架的主並不合於美學，對他的尊崇也是不體面的，這些與對善良與美麗的熱愛是不相稱的，而且耶穌更不可能被視爲勇猛的人性表率。然而，對於那些失落了人性而且被非人性所凌虐的人，上述精美的圖畫與表率，其實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基督徒從耶穌的受難看到他的人性，並且從他的受苦與死亡中領受新的人性。他們在他身上看到上帝僕人的受苦：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爲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賽 53:3-5)

人子並不是理想中的超人，以暴力來終結悲慘，卻製造了新的悲慘。超人超越了人，結果把自己放在迷失的人群之病態與錯誤中。耶穌是人子，他接納失落的人，接近人所宣稱的不可觸摸者。他展現了人的法則，藉此他承受了人的憂傷與罪惡，並且承受了在審判中被遺棄。他的主權與篡奪統治者的主權完全不同，這不同並不在於最高主

權何在，有如萬王之王或超級巨星，而在於如何把主權轉換成服務，把權力轉換成愛，把要求轉換成替代性的受苦。

盼望的普世性架構仍然存留着，對於被釘十字架的主，上帝賜下了統治世界的主權。⁶為此緣故，當他來時，所有這些世上的野獸國度都將終止。「究竟是凱撒，還是被釘十字架的主？」這是基督教信仰提出的問題。人子耶穌並不是一位如同十九世紀自由派的中產階級所想的那樣重視自己的人，而是提出了神學與政治的挑戰。

這位人子，是被釘十字架的耶穌，他的權力統治是在無能中的恩典，受苦的和好力量，犧牲自我的愛。他的國度在於窮人、被囚者、飢餓者以及罪人中真真實實的愛。那些被世上國度驅逐的人，在他的團體中承受了人子的人性國度，因此「八福」這麼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太 5:3-5）

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的受苦形象，指向低下、質樸，然而卻十分真實的人的形象，帶給我們在人子裏的盼望。在人子裏的盼望，把上帝的盼望帶給那些在世上沒有盼望的人。這對基督教人學究竟有甚麼意義呢？

五、在和好裏的生命

對於古代與當今世界的人文主義而言，人就是人自己造成的，而完全的人性是在於人化過程的終極目標。這樣

6.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8 節：「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的理想與人的本相衝突，使人對於自我實現有無止境的要求。

在基督教信仰裏，人發現自己的人性在於：儘管他有許多非人性的表現，上帝還是已經愛他了；儘管他犯了錯誤，他還是被呼召去帶有上帝的樣式；儘管世上有許多國度，他還是被接納到人子的共融關係裏頭。愛使得不被愛者成爲被愛者。來自他者的呼喚，使得孤獨的生命成爲具有回應能力的生命。

被釘十字架的人子，把和好帶給分離所引起的痛苦。儘管人有許多不能被接受的面貌，人還是可以接納自己，因爲他已經被上帝接納了（語出蒂利希）。儘管有奧斯威辛、廣島與藥物造成的畸形兒童，人還是可以對大地忠實，因爲就在這大地之上，基督的十字架被豎立起來。在令人無法忍受的世界苦難故事中，人發現了基督受苦帶來和好的故事，使人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得到盼望的力量，並且在恨惡自己的時候得到愛的力量。就在人離棄自己的神化、偶像崇拜及其所帶來的好處時，人才得以成爲人，如上所述。然而，究竟是誰可以使人這樣做呢？

承認上帝藉着耶穌承擔了我們的命運與罪孽，並且承認人的未來已經在被釘十字架的人子身上開始了，這可以使人進入和好，而且使人從經常的偶像源頭的驕傲與焦慮中得到釋放。這樣的自由，我們稱之爲「信」。凡相信的人都不用再逃了，不論是進入不可捉摸的反諷，或是進入無人之境的烏托邦，不用在社會浪漫主義的精神中逃向黃金的歷史過去，也不需要往純淨的內在世界移民，而且更不需要在一個美好世界的夢境中迷失自己。

相信的人驚訝地發現「紛擾中的平安」；在一個看來有充分理由的「不」中，發現了和好的「是」；在不確定

中，發現了確定；在非人而失去身份中，發現了人的身份。因此，相信的人可以以愛、謙虛、忍耐把自己放棄給這個尚未被救贖的世界，而不用擔心失掉自己，也不用勉強實現自己。相信的人不需要賺取上帝的認可與愛，而是在已經被認可與愛的基礎上得以自由行動。

上述正是基督教信仰所看到人的可能發展之獨特所在。根據一個古老的猶太教故事，一位智慧的拉比（老師）聽說人子已經來到時，他不回答，只打開窗戶，向外觀看，轉過身來，搖搖頭說，如果人子已經來到，這世界看來應當會不一樣的，尤其是應當更加人性化，那時哭泣將從世上消失，國家將毀掉沾滿血跡的劍，用來製造犁頭。對猶太教而言，正如對道德的人文主義而言，救贖不應當是一塊被四面包圍的淪陷區，否則就仍然處在一個沒有救贖的世界裏。⁷

隱藏在被釘十字架的主裏，人子的國度已經如黎明般來到，人可以在新的可能性基礎上活得完全不一樣，這對基督宗教信仰生活而言，就是生命變得豐富。信帶着「期盼」，更確切而言，也帶着「障礙」——處在世界的國度裏，卻朝向正在來臨的人的國度邁進，走在耶穌基督的道路與天命裏。期盼並不同國度本身，而是國度的開始與基礎。

被釘十字架的主，給這新的人性賦予血肉，使其在非人性而且反對上帝的環境當中回應上帝。在異化的環境當中，他落實家園；在奴役的鏈鎖當中，他落實自由。藉此，人被賦予力量去改變這些關係，除去內在的與外在的奴役，使得世界更像家園。

7. 參見 G. Scholem, 〈猶太教的彌賽亞觀理解〉(Zum Verständnis der messianischen Idee im Judentum), 載《猶太教叢書第一卷》(Judaica I; Frankfurt, 1963), 頁 7-74。

在一個尚未被救贖的世界裏，和好——正如神學語言所表達的——是救贖的開始，而救贖正是人所盼望之和好的未來。這與認知世界的非人性本質並不矛盾，矛盾的是在信裏經歷和好卻與現今情況全然衝突。一個曾經經歷過和好的人，必定無法滿足世界的當今狀態，因為他所體驗到的喜樂，使得這世界上的悲慘成爲一種痛苦。凡不能改變生命並與其環境和好的，只不過是蒼白的安慰。凡不能帶來和好的改變而處於緊繃狀態者，都容易導致恐怖主義。

六、在盼望裏的生命

當面對這個尚未被救贖的世界時，從和好體驗而來的人性把自己帶往盼望。當然，「盼望」在今日是觸目可見的，卻經常意味着樂觀，或者重整的勇氣，比如常有人說「盼望而不絕望」。在本質上，盼望是罕見的禮物。在發揮作用的盼望中，人並不是從不可忍受的現在壓力之下逃往安慰的、更好的未來，而是把截然不同的未來帶進現在，開始按照所盼望的去生活。

盼望並不會使得現在更容易忍受，反而常常是更難以忍受。無論如何，這帶來了更多的衝突。在盼望裏，人把自己朝向那對他作承諾的未來開放，而把生命與社會的繭遺忘在後。如果盼望是導引朝向人子的人性化掌權，這將帶來與目前所見的非人性發生衝突，因為不會再容許說，生命一直都是這樣而不會是不一樣的。

盼望改變人，向人展示新的可能。這樣的盼望使人可以走出自己，並且使他能夠去愛別人。基督教信仰帶來獨特的盼望之可能，出自對被釘十字架的人子已被高舉的回憶。真正的人的未來，是始於被拒絕與棄絕的人子，可說是在這世上盼望那「不可能的可能」。這樣的回憶告訴我

們，上帝並不在人進步的極至之處，而是從這位被羞辱的人身上開出人的未來。盼望來自於對被釘十字架的主的回憶，帶出無可盼望中的盼望，是在犧牲之處——而不是在進步之處，看到人的未來。

窮人、黑人、罪人，這些在世上沒有居處的人，卻是上帝在世上的烏托邦，亦可稱為基督宗教的烏托邦。一般烏托邦意味着在這世上找不到位置，而這個烏托邦意味着人子的未來，他除了在馬槽與十字架之外，也是沒有枕頭的地方。基督宗教的盼望，就其基督宗教意義而言，是那些沒有未來的人的盼望。因此，這樣的盼望與自我滿足的樂觀主義者衝突，也與同樣沉溺自我的悲觀主義者衝突。

在盼望裏的生命意味着能夠去愛，尤其是愛那未被愛過而被拒絕的生命。愛的意義，不就在於接納別人尚未覺醒的潛能——包括上帝為他們預備的可能發展嗎？和好與愛，藉由具體的人對人以及社會性的愛而得以傳播。為此緣故，在一個非人的世界裏，真正的人最深刻的發展可能，最終乃在於創造的、和好的與盼望的愛。

